

行狀

墓誌

墓表

神道碑

附錄

補遺

保閑齋集
五



保閑齋集卷第十七

行狀

本朝 文宗行狀

朝鮮國王姓李名諱宇輝之 莊憲王之長子母
 妃沈氏本國領議政府事溫之女也 以永樂十二
 年甲午十月初三日生 王王自幼聰明好學歲
 辛丑 王年八歲 莊憲王請立為國儲明年秋
 太宗文皇帝遣少監海壽郎中陳敬冊為朝鮮國
 王世子入學成均自是學日進常接賓師動以矩
 規無少怠容宣德二年丁未 莊憲王欲遣 王
 賀明年正朝 宣宗章皇帝賜勅曰聞 世子欲
 來朝觀已見 王父子忠敬之心然 世子今當

六月 宣宗章皇帝

二

勤力學問之年况遠途跋涉非易可免其來如已
啓行亦令還國承 詔乃止三年戊申 皇帝特
賜 王六梁冠服五年庚戌又 賜朝服 統十
年乙丑 莊憲王以宿疾不能視事乃命 王叅
決庶務開議事堂受羣臣朝叅 王性至孝庶事
叅劇而嘗藥視膳必身親之夜分侍側不命之退
則不敢退間引賓友講閱書史手不釋卷一日之
間未嘗小閑十一年丙寅三月母妃沈氏薨景泰
元年庚午二月 莊憲王又薨 王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哀毀過制凡喪祭遵用古禮 王之在
莊憲王喪也方患疽侍殯號擗太厚咸曰 殿下
瘡猶未合不宜觸寒守殯動勞身體請退居于外

以待平善待殞未晚何可苦守少節不為大計

王曰所不忍也固請不聽朔望及無時上食涕泣

哀慕一如初喪左右皆悲計聞今上遣太監尹鳳

等册為朝鮮國王仍錫冕服綵段并王如權氏

寇服賜詔有曰故王諱敬天事上罔有怠違屬

茲云亡宜有承繼世子諱王之嫡長性資忠

厚國人微歸今特封為王繼主國事凡國中大小

臣庶務盡乃心輔益善道國人安生樂業永

享太平之福王即遣陪臣議政府左議政皇甫

仁等奉表陳謝王既嗣位凡事大奉藩理國

臨民謹紹先志益虔益勤不易舊臣率由舊章致

致圖理以狴獄易致冤屈戒諭中外司獄官吏曰

犴獄之設本以懲有罪非欲致人於死故累降教
條務令矜恤而司獄吏卒非法因因以肆侵漁自
今許囚人親屬陳訴以伸冤抑六月葬 莊憲王
既卒哭始視事臨經筵聽朝臣四品以上輪對一
如 莊憲王故事凡朝臣之除外任朝辭皆引見
丁寧勉諭以愛民恤刑務農訓兵之意以遣之八
月下教曰尊高年古今之通義前藝文提學尹禔
等俱以年老致仕歸鄉其令所在守令月致酒食
以啓自今堂上官致仕歸老者永依此例施行九
月 王聞 文上皇帝車駕還京以冕服率羣臣
遙賀即下教大宥境內略曰北虜搆禍鑿與播越
臣民痛憤盖有日矣 皇靈遠振虜既效順而大

駕言旋四海均歡今見欽膳 詔旨云云顧此大
慶罔間遐邇宜體 聖心用布寬典 王以有司
固守循資之法慮有賢愚同滯令議政府與政曹
共議京外官可陞可黜者以 啓又 手製教書
下議政府曰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
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則進人退
人其可忽乎古人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得賢
才而用之雖高枕無為可也如此則求賢其可緩
乎且古之賢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聰明故謀從衆
而自合天心愚昧之主則以言為忌有身諱死有

國諱亡自信聰明不諮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
及然則求言不可不急也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
之風者奇操敦確敢諫直言者勇敢剛力能禦外
侮者不畏強禦莅官如家者通達事理處事明敏
者是皆可大用之人也况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
人之勇當去其怒用人之智當去其詐至於泛駕
之馬跡距之士但有一藝亦可器而用之若禦人
口給心懷詐譎若倖倖自好許以為直若脅肩諂
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延日月若終日無為
懶慢摸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是皆
自暴自棄無所用之今雖使政府銓曹薦舉賢才
貶黜不肖予猶以為未廣自東班六品以上西班

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可進用者不肖可貶黜者各
數人無隙時政得失民間弊癘予將親覽不付有
司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於是羣臣咸實封以
三擇而用之舉賢能退貪污興利除害人心以悅
王又親策舉士手製試題曰華聞為國者不過求
賢從諫寬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嗣
守先業日夜恐懼如臨淵履水求聞過失以補不
逮惟爾子大夫游心聖學為日已久若有時務急
於今日或有過失予罔聞知當悉心以陳無有隱
諱雖文辭秀麗鑄叙廣博而意反不足則予徒見
其反類俳優稱讚君德動比堯舜而行反不掩則
予徒見其病予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 王累

下書求言猶以言語為未廣乃命朝臣六品以上
皆許輪對雖小臣必和顏溫語虛懷聽受使之盡
言王作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陣
軍令章標大閱儀九篇及勇怯勝敗之勢二十八
變文約而義深法簡而用周兼蓄漢之勢盡奇正
之變以教士卒常行操鍊而時親閱之又置五衛
每衛各有五部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部有部
將統有統將其下又有旅帥隊正伍長大以統小
小以承大條理不紊而軍政備矣二年辛未正月
陪臣皇甫仁回自京師上賜誥命有曰故王
諱慈愛謙恭聰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謹敬天
事上終始一誠仁厚專於國入功烈著乎邊境自

朝鮮有國以來罕有如王者也。爾姓諱乃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懈以長以賢。宜膺傳襲。茲特封爾為國王。藩國所寄匪德不任。惟敬天奉上為大。惟保境恤民為重。惟忠惟孝以永率乃父之行。往膺朕命。益紹光榮。又制封權氏為王妃。嫡子某為王世子。王榮感寵命。即大宥境內與羣臣。皆一級遣陪臣判中樞院事韓確奉表謝恩。三月下教曰。刑獄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紲之間易致冤枉。故歷代願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唐立三限之法。宋太宗又為文法而嚴其督課。無非為滯獄之致冤也。惟我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我皇考好生之德出於至性。屢下恤

刑之教告諭中外丁寧諄切予換古典亦定三限
載在六典大凡事干死罪辭證在三十日程者為
大事事干流辭證在二十日程者為中事事干
管杖辭證在十日程者小事大事限九十日中事
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大小辭證在境內
形迹明著者不過十日其易者亦不過三日其有
形迹難明辭證牽連不得已過限者具由以聞且
於季月監獄慮囚輟罪則出放之如有淹滯委憲
司糾察今觀唐之立限寬於宋制我國之法視唐
又寬而過限者常多何哉夫刑獄貴於審覆固未
可求速誠能盡其心力三限日月亦已足矣近年
以來臬司不能仰體至意尚有因循或失於清明

或矧於裁決初非曖昧可疑之事例以不緊節目
往來推覆不即斷遣遂使無知小民一遭捕繫動
隔炎涼幾至十年飢寒疾病因而致死者有之且
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家廢業傷和召
災孰甚於此皇考為此悶然尚欲作戒申布中
外而奄爾遺世可勝痛哉予以寡昧獲紹前緒
恐不克承先志以傷吾民夙夜祗懼若墜淵谷
嘗聞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四境之內皆為卧榻之
側匹夫不獲咎實在予凡爾典法亦皆先王舊
臣其可不體先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乎繼自
今恪慎乃職務遵成憲凡有推讞毋或稽遲使獄
無幽枉之寃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祗承欽

恤之意四月下教曰蓋聞佛氏之法外於倫理
惟我莊憲至學問高明予為儲副日夕承顏每
受教戒凡於神鬼之事斷然無惑近來里民冒犯
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縮是誠可慮也予惟
度僧之禁載在令甲而奉行者未至以至於此若
不申禁弊將難枚予為是懼去年冬申明禁者
徒邊之法第慮遠尔行之撓擾必多且萬什之衆
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惟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
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加刑罰或
納丁錢仍給度牒以今年為限其有過限不首及
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又恐僻居僧徒或未周知
通限不首以及乎罪其令通諭罔或不知夫法之

不行良由官吏奉行未至自今不即禁斷官吏亦
當科罪不饒因王嘗語近臣曰釋氏治心之法似
與儒者宜內功夫相近而實甚相遠終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將何所用哉又曰祿命之說亦非識者
所信夫吉凶禍福徃者已所已知不待於卜而未
來之事亦不須豫知予故絕不好此五月咸吉道
進甘露王曰此旱氣所致耳豈真甘露哉又有
獻白鵲白雉者皆却之以旱問大臣救災之策倉
曰宜赦輕罪王曰赦不可數下乃命刑曹停諸
道進膳及京外公私營繕下令自今凡朝官在外
而還各具所見弊瘼實封以啓九月黃海道疫
癘大行王為之憂懼親自製文遣官祭之文曰

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
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屬氣之無主無情
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
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傷人鬼神
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
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天地
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
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屬氣實非鬼神之作慝
人自作孽耳然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使無辜
殞歿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玉石俱焚者乎予以
六德忝為一國神人之主常懼一物有不獲其所
況忍視吾民之橫罹天札乎茲命有司各於所在

擇淨為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惟尔鬼神收歆亦
憤之氣以布生生之大德十月下命求高麗王
氏之後尊其爵位給賜衣服鞍馬田宅藏獲使承
祀百世襲其爵又命擇高麗名臣之有功德於
民者配享于廟諭平安黃海兩道觀察使略曰我
國自來防川貯水以資灌溉而遺利尚多若遇水
旱民受其害先王念此命作水車然本國七姓
淳疎不能載水故終不見利予承先王講求水
車之意且念今年北道民生之艱日夜思所以繼
志救民之術莫若防川灌溉之為急議諸大臣皆
云可也予問其邑多有沮洳之地可作水田而民
不肯為卿以予意徧曉村民導之以利則其中必

有相率而應之者卿可盡心施行 王尤留意農

事每見監司守令必以農務水利諄諄勉之 王

以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 命職無館閣大小

儒臣輪詣成均日與諸生講論頻賜諸生酒食是

年秋有李滿住管下金納魯等到平安道江界府

請索益米又稱滿住措辦土物令其子出來 王

詢本道都節制使朴以寧滿住素有嫌疑况近作

韓遠東邊境得罪上國義無許和後有托以遣子

納款而來慎勿納境自後野人來者相續邊將皆

排而不納今年正月陪臣趙由禮回自京師 上

賜劄申諭勿通彼賊 王益戒邊將依邊守且

遼東軍民曾為野人所虜而到國者前後共一百

六十人 王皆資衣糧送還遼東 王母弟臨瀛
君璆久疾而愈 王喜甚多賜以物即解貂裘
賜其醫員 王敬事諸父友愛諸弟皆盡權心憐
撫諸弟之子一如己出哀母弟廣平君璵之早歿
養其子于宮中出入顧復慈愛篤至 王疾病遭
憂之後氣體未復而過於憂勤大臣請曰 殿下
大病之後每日視事輪對 經筵不遑暇食憂勤
太過且 殿下素有眼疾負荷既重有無疆之恤
願間日視事怡養精神不聽侍臣亦有請止看書
以休眼力者 王曰予性喜看書疾劇欲止而稍
間則不能自己焉 王以江原道園圃頗廣野獸
害穀命量減之聽民耕墾語大臣曰人君必須憂

勤不可自逸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飲
峻宇彫牆一向好著者此人君之通患也吾性不
喜此雖有勤者不能好也但以守成之世不可長
逸欲往開城謁陵視城基而仍講武焉或者謂予
為好遊而恐有黷武之漸予不強為王嘗謂近
臣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梁子弟多以酒
色敗身予每見諸弟以此戒之五月陪臣安完慶
回自京師上賜王表裏仍勅曰王累將被
虜去漢人男婦送赴遼東具悉王之忠誠今特
頒去綵段表裏用答忠勤王方遣使陳謝而自
前月始疾以是月十四日薨于景福宮之正寢
享年三十九當王疾革羣臣請赦王不許及

薨雖街童巷婦莫不悲號 王姿儀秀偉性寬弘
簡重明毅仁恕孝友天成奉上遇下一以至誠恭
儉自持不惑異端不近聲色逸欲等事無毫髮可
指者貫澈經史洞達古今而尤深於性理之學時
與近侍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而一
歸于理詞簡意暢聞者莫不充然有得至於律曆
聲韻皆極其精而又善於草隸臨朝淵默望之儼
然而其與羣臣言溫溫如在春風中人亦得各盡
所懷焉嗣位之初首廣言路旌別淑慝務農恤利
崇文重武省浮費蠲逋欠招撫流亡哀矜鰥寡方
恢遠圖而遽至於斯可勝痛哉我國自 廢獻主
移都建國萬事草昧至于 在憲王法度未備而

王在儲位三十年實多贊成及叅決庶務屢績尤
盛雖享國不永而功德之及人者亦深嗚呼賢哉
墓誌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領經筵
藝文春秋館書雲觀事世子師仍致仕
贈謚翼成黃公墓誌

景泰三年壬申二月初八日領議政府事長水黃
公以疾卒于別第正寢享年九十是年日月有司
俱儀衛葬于原平府甘物域之村與夫人楊氏同
墳異室良坐坤向公之志也公古諱壽老後改喜
字懼夫自號危村生而聰敏絕倫所見輒記識者
已知其為偉器至正丙辰始以蔭除福安官錄事

嗜學夜以繼日於經史無不通或勸應舉公曰詩
章非君子盛事不應父母強之癸亥中司馬試乙
丑中進士試己巳中第我太祖擇明經行修之
士以公兼世子右正字累遷為右補闕抗直敢言
竟以忤旨罷俄起佐京畿監司歷正郎刑禮吏兵
四曹至兵曹議郎兼直集賢殿都評議司都事經
歷所至以能聞壬午春丁父憂是年冬高國家有
事承樞府職掌軍機上難其人起復公為大護軍
兼承樞府經歷公固辭不獲心喪終制甲申特拜
右司諫大夫尋陞左副代言乙酉起拜知申事出
紉荅沃人稱盡職宸眷益隆己丑參知議政府事
大司憲務持大體不察察而姦佞懾服朝綱振肅

歷拜六曹判書丁酉出按平安一道為之澄清癸
 卯江原道飢上憂之特命公為監司悉心賑救荒
 政得宜民無捐瘠上嘉之陞崇政大夫判右軍府
 事仍監司公嘗總蔚珍臨海之岡既去民愛慕之
 就築臺名之曰召公臺至今稱之以議政府贊成
 兼大司憲召還丙午拜吏曹判書時號得人遂拜
 右議政丁未陞左議政是年七月丁母憂九月上
 命起復牢辭至四五止三賜教勉之辭旨懇重下
 可避延就職尋為領議政以老乞退書上不記上
 皆不允辭益懇歲已巳始得致仕特命給高俸終身
 朝野莫不惜公之退然國有入事上必使近侍就
 問而決焉公天安雄偉稟性寬仁深沉有度寡於

言笑喜怒不形奉親至孝遇下至誠教子弟必引
小學諄諄誨之手不擇卷老而益篤扶植正道排
斥異端族有孤寡或貧乏不能自存者必具粧婚
嫁傾財調救使不失所而後已居家清儉自守事
皆可法不事產業身為首相而蕭然如書生在政
府二十四載務遵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
規模遠大綱舉目張事無不治從容靜鎮得大臣
體自太宗至世宗眷倚甚重事無大小以至宮闈
之密苟有難斷必召咨之公片言而定既退未嘗
言所議於上者其事卒不聞世宗每稱公識局宏
深善斷大事至擬之龜著權衡時或有獻議更變
舊制者公必曰臣之變適凡於更制不敢輕議持

論平恕而及議大事面斥是非毅然不可奪異議者愧屈人皆倚公為重年至九十聰明不少衰朝廷典章經史子書若燭照算數雖壯年強記者亦不敢企也論者稱我朝賢相必以公為首而勲業德量比宋之王文正韓忠獻云初公之疾也上命內醫治之御厨分餐絡繹及訃聞震悼輟朝遣使吊祭賻贈有加上而在朝之士下至孩童婦女莫不驚慟相吊咨嗟盈路至有涕泣可謂有古之遺愛而終始哀祭無所欠矣嗚呼公當國最久其事業之盛悉在國史不可槩舉而公之孤中樞與參判公思將所以永示于後命叔舟謹按黃氏之昭諱石富贈吏曹參議穆諱均庇贈議政府參贊

高麗平章崔洪允外孫也皆讀書未施而夭其待
後歟叅贊生資憲大夫判江陵大都護府使贈議
政府左議政諱君瑞行已勤恪諳練典故明達事
理為一時名臣娘監門衛護軍龍宮金祐之女以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初十日巳時生公于松
京可助里公先娘判司僕寺事崔安之女生一女
適喬桐縣事徐達繼娘楊氏夫人亦先公四年而
逝工曹典書楊震之女高麗政丞起之孫生三男
長致身知中樞院事次保身虎勇護軍宗親府典
籤又次守身兵曹叅判叅判與中樞俱有令望為
士林所推重一女適江華都護府使竒質孫男女
凡六十九人簪紱填門世共嘆羨積善毓慶於是

乎驗矣銘曰

河嶽鐘精扶輿磅礴維公寔生蘊此碩德和而不
流清而不激蜚英揚休所至著績論斷可否如端
赴壑秉鈞最久有赫勲業終始一誠自家而國措
世昇平不動聲色維韓維王始公與匹庶銘幽堂
垂示無極

奉憲大夫儀賓府承賓尹公墓誌

公諱評字某坡平宦族世有勲德至諱輔官至正
順大夫行宗簿令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兼春秋
館編修官於公為曾祖諱就官至奉翊大夫知密
直司事兼都評議司事兼判禮賓寺事進賢館提
學贈嘉靖大夫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於公

為相諱啟官至仁壽府尹贈正憲大夫戶曹判書
嫺通訓大夫成州事崔寧之女以永樂庚子歲生
公於漢陽公生而姿質端妙年十六選尚 太宗
恭定大王第幾女湑順翁主封嘉善大夫坡原君
正統己未歲丁母憂廬墓三年以誠孝稱辛酉冬
陞嘉靖大夫甲子秋陞正憲大夫己巳冬又陞奉
憲大夫並仍封坡原君成化丙戌改官制拜儀賓
府承寶丁亥十月以疾卒于第訃聞上痛悼撥朝
三日命禮官賻奠有加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
邑之某山某原公性恬靜好閑不樂與外人接凡
尚主駙馬率好酒嗜音自放相高公且富於財而
一以儉約自守不為昇平時尚所移常澹如也可

謂能保世業也已公一女適軍器僉正沈安仁生
四子曰淡務功郎行北部參奉餘幼二男長粉嫵
中樞河文助之女無子死先公四年次杜嫵延安
府使安宜之女生二女皆幼杜以我從公遊來可
墓誌辭甚哀誌且銘曰

至化冥漠陰陽消息世道萬蹊彭殤不齊生也守
儉以無懼死也寂寞歸丘山生之既厚乃嗇其壽
吟觀世上紛紛富貴於我浮雲此心不昧英靈自
在松栢九九永世不刊嘻銘玄谷垂千萬億

墓表

翼成黃公墓表

公諱壽老後改喜字懼夫自號雁村長水黃氏曾

祖諱石富贈吏曹參議祖諱均庇贈議政府參贊
考諱君瑞判江陵大都護府使贈議政府左議政
妣監門尉護軍龍宮金祐之女以元至正二十三
年癸卯二月初十日生公公妙齡中乙亥進士試
遂擢第累拜入薇垣為拾遺補闕歷刑禮兵吏四
曹正郎至兵曹議郎右司諫左副代言參知議政
府出按平安江原二道再長指府三掌銓注歷
判六曹入政府為參贊贊成右議政左議政領議
政居政府凡二十四載累請乞骸至著詩見意上
不得已命一月二朝公辭益堅歲己巳命以領議
政致仕然大事必遣近侍就問決之乃於景泰壬
申某月某日公始疾上遣內醫視疾大官繼食絡

繹越二月初八日壬申卒于別第正寢享年九十
計間上震悼輟朝吊祭賻贈有加賜謚翼成尋命
配享世宗大王廟庭是年月日有司滄古具儀
葬于原平府甘物域之原與夫人楊氏同墳異室
公之志也公姿儀雄俊天性寬裕加以聰明好學
至老不衰崇信斯道不惑異端事親以孝待下以
誠居家清慎族有貧乏孤寡者必爲之存濟而後
已識度深遠局量宏遠望之如太山黃河中朝使
者嘗見公不覺驚服為盡禮貌自在下寮蔚然已
有公輔之望其在臺諫也敢言不避不甚察察而
事無不舉歷官中外所至有聲績我太宗世宗
注倚特重再丁憂皆特命起復凡奇謀密議必召

公决之世宗每稱公為善斷大事至此龜著權術
公當國最久謹守祖宗法度不為紛更或有獻策
變法者悉力止之平生不念舊惡慶事平恕不與
物梧而及緩大事而平是非曾不少貸凡奏疏獻
議公皆手草詞義俱暢一讀可見惻愍世之談我
朝賢相者未嘗不以公為先焉公葬之日人無貴
賤莫不奔走慟惜百諸司胥徒至于奴僕皆各出
布貨設奠爭極其豐侈不憚傾貲古之人遺愛在
一隅一邑者或有之美舉一國遑遑戀慕如公者
千古所罕聞也方歛有氣覆于正寢屋上甚異事
訖而散蓋快輿磅礴之氣在地而為河發在人而
為大人君子公之勲業德量蓋世而身存壽其氣

之往來聚訟固異於尋常者於是乎驗矣公先娶
判司僕寺事崔安之女生一女適喬相縣事徐遠
繼娶貞敬夫人某邑楊氏二曹典書震之女高麗
贊成事之壽之孫政丞起之曾孫密直副使宣天
挂之外孫勤儉慈惠事舅姑盡婦道無先室之女
如已出以至諸妾之子宗族臧獲人無間言夫人
生三男長致身知中樞院事次保身虎勇護軍宗
親府典籤又次守身兵曹參判一女適江華都護
府使奇質孫男女凡六十九人門閭之盛罕有其
比云

神道碑

鈴川蔣院君尹公神道碑

叔舟嘗承 召晨詣闕公出自內遇於勤政殿處
氣色嗇嗇問之則曰早起冒寒出將發汗因與語
而別日遣人問候則證漸重越十日而卒嗚呼公
而至於斯耶卒之三日而殯八十一日而葬于長
滿縣舊治之北大洞之原天順七年甲申三月十
九日壬申也享年四十一嗚呼公而至於斯耶公
諱師路字果翁姓尹氏尹貫古坡平縣世為宦族
自鞏達佐前朝太祖為三韓功臣四代而至忠敬
公諱三當肅宗時鞞鞞遺種漸橫盈哥烏雅束相
繼嘯聚為東北患忠敬首建侯釁之策睿宗嗣位
受命北征掃蕩賊窟開拓我疆土東北之民受其
賜以至今餘慶遠播冠冕相望逮我國初昭靖公

諱坤佐我太祖為佐命功臣封坡平君於公為會
祖祖諱希齊檢校工曹叅議考諱垠判廣州牧使
性清簡所至廉平以公故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
功臣若議政鈴平府院君母龍駒郡大夫人禮賓
判官李守常之女李亦世族也公自幼聰慧過人
生十四年世宗選尚貞顯翁主封鈴川君尋將忠
義衛歷提調諸司皆在弱齡而勤謹守法人服其
能守文宗陵三年盡敬于時權姦擅命勢甚驕飢
今聖上芟除羣凶化家為國公乃左右贊襄事定
為佐翼功臣拜議政府左贊成陞封鈴川府院君
俄領中樞院事兼判吏曹事上念祖宗立法定制
垂百年法弊隨改新舊焚亂貢賦調度因時增減

吏迷於奉行民或受弊欲大詳定歸一公掌其事
綜覈明鍊心計精敏一毫不遺天順四年庚辰判
廣州病於治所上為公遣醫賣藥馳救不瘳公居
喪易戚中禮服未闋起復提調刊經都監廣州既
沒幼弟數人婚姻之須皆出於公其他宗族之窮
無歸者悉為周之使不失所而後已富於財聚而
能散故人益賢之為都鎮撫掌禁兵每行幸必留
公鎮守上於宗親以桂陽翼峴最親且功特重之
而待公視桂翼出入卧內無間眷倚方殷而忽不
年痛哉比肩朝夕十日不見而逝哀哉計聞悼甚
命禁家人舉聲哭猶幸其甦輟朝三日賻贈有加
官治葬事可謂終始無闕嗚呼此於公何有哉公

之孤長曰礪折衝將軍行司直娶上黨府院君韓
明澮之女生二男幼次曰麟顯毅校尉行司正娶
主簿柳塢之女礪既葬欲顯先德以知公莫如叔
舟杖來請銘 嘻銘曰

豐於后兮畜於年天何故兮人胡然人不足徵天
庸可憑鳩詞刻之石兮於千萬歲以永爾錫

翰忘衛社協榮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吉昌府院君翼平贈謚權公神道碑

竊聞根深者枝必茂源遠者流必長理之常也吾
友權公諱擊字正卿其先本金氏漢明帝永平八
年乙丑闕智生於始林稱金氏事甚異其後裔與

朴昔更王新羅至諱韋守安東遭遇高麗太祖始
賜姓權以安東府為食邑官至三韓僻上三重太
匡太師歷九代至僕射諱守平清德著世僕射生
翰林學士諱躋始登科以知禮闈學士生贊成諱
胆典四郡按五道所至稱廉平號夢菴謚文清文
清生侍中溥勲德冠世對永嘉永嘉即安東也號
菊齋謚文正諱臯諱僖三世襲封僖生諱近以性
理之學開東人道德文章高出前輩太祖高皇帝
一見敬重名振中華官至推忠翊戴佐命功臣議
政府贊成事吉昌君號陽村謚文忠贈純忠積德
補祚功臣左議政文忠生諱暉古諱蹈文章繼世
摧壯元為我世宗所倚重官至議政府右贊成

號止齋謚文景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領議
政府事吉昌府院君於公為考皆以公故有贈妣
贈貞敬大夫人判司宰監事李雋之女永樂丙申
五月乙未生公自永平乙丑至是凡千有餘年世
有顯懿以服大僚豈非可謂根深而枝茂源遠而
流長者也公幼好讀書宏達博雅志大多奇策載
發尋名山古蹟無所不到必與韓公子濬俱所至
輒留讀著文章遺懷不事仕宦年三十五尚落落
事奇遊人勸赴第一舉連三魁今上方潛邸受命
註武經公為侍從上知有大才待之極款時權
姦弄勢社稷危懼公首建大策且薦子濬上乃
委二公規畫招集忠義髮掘苗孥遂夷大亂論功賜

號翰忠衛社協策靖難功臣及上即位又賜同
德佐翼功臣號功皆第一初燕黨盤結內外交煽
虐焰翕翕不資寸兵尺刃徒以忠義自奮雖天命
有歸真主應運苟非公籌略德望為之先後贊襄
焉能左袒響應不崇朝而致此清明以安宗社哉
靖難並寇勲列宜矣超拜同副承旨國法中科者
例設宴以榮其親公為大夫人設宴鶴駿在堂軒
蓋填門上以領議政亦押宴親壽大夫人榮耀
一世進吏曹參判封吉昌君吉昌亦安東也上
即位以請誥命赴燕京叔舟亦偕公妾兒豐偉望
之知有德量中華之人莫不愛慕敬禮竟得命而
還上喜一行人並賜原從功臣陞公資憲大夫

吏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同知經筵事累階崇政
大夫判中樞院事兼判吏曹事公自幼惠氣靈每
厭冗劇至是乞閑 手札報曰卿之於予非可以
知心德合論也天實為性卿有絲毫有私予有絲
毫有欲而冒突水火忘身妻子擔天及地遂定禍
亂乎得有今日卿實勛業主人今見卿林泉之趣
驚嗟不已卿何得解天任遂拜右贊成尋拜大臣
輔國右議政陞左議政當靖難之初黜退姦黨擢
賢後能釐枉剪紛公實啓沃密贊為相寬裕樂易
方畿疑重務遵成法存其大體略其細節來究
而竟以疾乞罷免相然軍國重事皆遣就咨饋問
之使不絕於路疾漸革內醫守藥太官繼厨無所

不至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甲申卒 上震悼輟膳
輟朝賻贈有加官庀葬事大小驚惜嗟悼盈路交
舊奔走呼慟叔舟每與公以盛滿爭欲乞退公竟
先著輓脫遺紛埃冲漠保神謂當永享眉壽而至
於此天道亦難憑耶初公之退除書夜下叔舟起
覩批目坐以待朝公果以詩數篇自詫曰從今不
羨韓丞相匹馬西湖獨往還叔舟得詩恍然自失
嘗約歲賞春公第擬南山之麓俯瞰都市桃李花
放紅白粲然在几案前凡一開筵而叔舟連年巡
督北鎮還則事冗公又病不再尋約於今叔舟亦
得素志釋重負可以從容而事與化逝不可復追
噫公娶李氏文貞公崑之孫鐵城府院君原之女

封寧原郡夫人生二男八女長曰傑保功將軍行
忠佐衛護軍次健幼女長適推忠靖難功臣清原
君韓瑞龜次適右司禦朴士華次適行司憲監察
申億年次適行護軍南怡先公而死次適行豐儲
倉直長金壽亨餘皆幼自始祖奕世餘慶至公而
彌大既大之而嗇其壽何歟嘗聞之施厚者報隆
公之毓德流祉其猶未艾枝之茂流之長既以驗
之又將以卜之歟四月丁酉附葬于忠州治西彌
法谷先公兆次明年秋伐樂石將壽公勲德公之
甥清原授予請辭噫公之宦歷勲業上眷之篤
自有國史固未暇評也居家孝友遇親戚待交舊
各盡其道雖積竹帛亦莫之罄也姑略叙梗槩終

歸之痛惜之情而已爾叔舟與公年相若結髮同
遊每與公歲競相詫為誌丘壙今果爾也耶噫九
原可作不知謂何嗚呼痛哉銘曰

遠矣公先出自始林高麗之初擢而改金積慶流
光軒冕相望或以功德或以文章襲美傳芳至公
彌張根深源遠枝茂派長公奮厥初讀書為業卓
犖不羈湖山浪跡一舉三魁事光跡竒知大君子
所為如斯權奸竊柄噓寒吸熱操握帝機禍及宗
祏天眷大東生我聖哲贊襄共躋錫之良弼天命
人歸影響蛾燭芟夷奸兇簡拔俊特旃離紛厖濬
導滯塞祛彼斂敷敷我需澤八相廟堂恢弘道德
若有著龜國有柱石天何不怒而奪其齒嬉戲真

情膠漆忘形惜公慟公我公我私嗚呼公乎而止
於茲死生變化逝者不留春過東山痛哭西州記
德銘勲愧乏鉅手但列情素以示于後

保閑齋集卷第十七

保閑齋集附錄

希賢堂詩序

上生天地間鐘光嶽之全際熙皞之世儒衣而儒
冠儒言而儒行所以不可及者何哉蓋能希古賢
入而已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凡有一之足以法
於人者皆可以為賢也上而臯夔稷契中而顏曾
思孟下而周程張朱窮遠雖有不同其為賢也審
矣士之所以希望之者豈外此而他適哉希賢之
士吾不見者久矣僅得之於高陽之翁叔舟初叔
舟方以求益來拜寓館容貌極端重而言動皆不
苟予意其人必有源委者也處數日後又有以得
叔舟之心既而別去越月餘復至因其相資之切

而得其心愈深矣。迺以善士目之，將歸求其堂額，遂以希賢為號。寔取周子士希賢之謂也。叔舟希叔曰：「既辱賜號，不可無言。指以希賢之路，予惟叔舟以誠求我，而我可不誠以遇之。或吝於言，或何則由路而後升乎堂，及堂而後入乎室。叔舟今已造於正大高明之域矣。所以希者，將欲入於精微之奧耳。由此而日勉焉，上溯臯夔稷契之流，中尋顏曾思孟之緒，下究周程張朱之理，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使荒蕪既去之餘，寬廣幸居之日，駸駸乎闡妙畢，竟庶幾可探也。孰謂賢不可以希，望耶。雖然，萬古同一揆，天下同一心。叔舟之心惟賢是希，所以希古之賢者也。則自今以往，繼叔舟而

為士者獲觀叔舟之賢得不起敬起慕亦將希其
賢於今乎我之為士希古之為賢今之為士希我
之為賢師師而並法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地
而不輩出矣斯堂之號豈不大有關於世教哉若
其景致之美圖書之具隨所適者不待予之預設
也正統十年歲在乙丑孟夏八日賜進士出身前
翰林院庶吉士承直郎刑部主事吉水黃瓚書

希賢堂銘

高陽申君泛翁偶因公事遠抵襄平過于
書館以希賢堂求銘余辭弗獲遂為之銘

曰

古之賢其行非常我欲希之因以名堂其賢伊何

力行聖教我欲希之是則是做其賢又何忘孝文
武我欲希之是規是度希賢之堂正大高明碩瞻
斯銘脩身服膺

題希賢堂卷

大明四明高文正

高堂數仞扁希賢聞說申君行卓然肯構精專非
一度落成完美不終年照憲麗日容光燦吹戶薰
風景色鮮簷外鷄聲常蚤起案頭螢火獨忘眠惜
陰展卷三冬月繼晷焚膏五夜天筆底詞源流袞
袞腹中經笥積便便嗜此弗頽韋編絕當膝那知
木榻穿譬若農夫勤秉耒猶如估客慣行船帆檣
遙濟千江水鉅艾全收百畝田舉步寧隨多士後

置身必在衆人先高家伊尹期方駕魯國顏回願
比有志學將來應大用濂溪遺訓善承傳

大明天台鄔望

同前

高山殊可仰景行還可行涉遠必由邇登崇自卑
升維我古先聖恒用天為程羣賢務進德忘期先
聖并藩邦有申詳嗜學博且精藏修處華屋揭以
希賢名額淵彼何人逸駕宜同憑舉武苟不寘脫
近游高明

大明錢唐倪謙

同前

聖域未易至賢德士可希希之果何似動靜一敬

持持敬固有道始終在弗移私欲日以淨天理日以
以躋明珠出淤泥塵鏡生光輝超然脫凡俗賢者
同一歸卓哉彼先覺顏孟誠吾師

大明涑水司馬詢

彼美高陽士端居晝逾從尋回傳博約師彼授中
庸一貫由茲達七篇至此進馭駿應不息庭草翠
光風

希賢堂箴

大西金臺玉璽

大哉宇宙萬古一理士立兩間立乎志耳立也為
賢友也為棄我思古人我師在是伊志顏學的焉
是親釋教一世道高千禊彼何子何希之亦爾天

猶可徒聖匪難企勿謂吾是希希不已

崔恒

希賢堂銘

大降斯民均賦是理曰賢曰愚初無少異道本在
適士貴尚志希之則是吾何畏彼希之如何誠而
已矣謂力不足是自畫爾謂若登天是謂自棄九
仞之高一篲焉始其止其往在我而已俛焉思齊
日惟仰止志不違仁事顏之事身任天下耻尹之
耻舉簞之任是亦獲耳晶哉夫子永言頌謔

李永瑞

希賢堂賦

繫天命勿穆而不已兮紛化生其職職維人得其

最靈兮故秉彜之惟一賢與愚本其一初兮是誰
豐而誰齋行何為而堯舜也行何為而跖桀也曰
余亦有知兮惟立志之可言也彼自暴而自棄兮
羞不足與之論也惟立志者士也胡不希此賢也
生余生於千載兮志余志乎古先上何高而不探
兮下何深而不索揖皋夔之清風兮踵伊周之遐
躅望孔顏兮千秋想周程於彷彿寧力不足而不
及兮志專專其靡他苟此希之是誠兮會彼何而
予何也苟此希之不誠兮於自畫乎何嗟也固希
賢其有道兮曰惟誠之可立也夫聖可學而能至
兮莫吾賢之不及也夫天可得而為徒兮莫吾希
之家藐也世質質而莫知兮寢日遠而日亡偉瀛

漢之有作慨為學之迷方擴前聖之未發兮著三
希之至論其曰志伊而學顏兮意愈微而愈遠嗟
世遠而人非兮孰講明乎斯義倚高陽之有人塊
天質之秀且介既有此內美兮又翼之以詩書涵
性情以優游兮仍反觀乎性之初尚余友乎古之
人兮猶遑遑焉是希愛揭日月為堂兮恒念茲而
在茲學巷穎之攸學兮志不違乎斯仁心崇摯之
所心兮欲堯舜乎君民瞻高山之可仰兮戒九仞
之功屬體乳運之不忘兮一且識其守之奇若人
之志遠豈苟安於小成將希聖而希天兮與三五
臣抗行也噫嘻乎喜不由外兮名不虛得孰無聲
而有響孰無實而有獲子之堂逸且深兮宜希賢

之有此額也子之堂高且明予宜希賢之有此人
也嗟下愚之不移予余何獨喪其真也非余無志
而不成予暨多歧乎止幸也庶及求而自得予行
與子曰升于此堂也

徐居正

希賢堂贊

以妙然之身而有天地生民之寄心之用也自庸
言之謹而達高明博厚之域志之勇也物我一太
極故君子之身而其任重聖在均此性故學者之
志而惟不遠是恐也蓋將欲遠之必由乎近將欲
高之必自乎下豈亦茅而奮爾索膏吾車而抹吾
馬如行者赴冢流水注壑知之至而意之誠力之

久而真之積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賢可能而聖可
學天地其然而萬物其育矣有堂翼然臨乎中此
君子居之晨夕豐疊以寬洪踈暢之資加勤勵不
息之功嗚呼其有成嗚呼其有成

金守溫

題希賢堂卷

尹之任回也賢或囂然而樂堯舜或喟然而嘆高
堅有為亦若是余何獨不然

成三問

混沌既分三才出各具大極無差別大極之理不
外誠誠也大極元是一天以誠而能自健地以誠
而能載物聖人性焉安於誠所以天地合其德賢

者思誠能自守所以德義為可則同衰道喪數千
載中間邪偽恣蠹賊舉世貿貿不知所之遂令聖路
生荆棘跡重瀛溪為鋤蕪昭然萬古開羣惑希天
希聖希賢語指示學者知所力高陽才子天稟高
尚友古人猶寡合維顏維尹實所希維聖維賢過
與及于嗟我人備三才何以能參天地立誠之一
字冀聖學告尔丁寧稟而確

李塏

希賢堂詩後叙

夫君子之學先立其志而已志雖立道由他歧亦
奚用哉立吾志而道乎道則其至於聖域也固若
沿河而達于海也故學者必慎其志之所道道於

他蛟欲之聖人之道是猶航斷港而望至於海也
濼溪先生生於千載之下上繼不傳之緒特發希
賢之論其為學者指南也明矣其言曰志伊尹之
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
名人苟志其志學其學是亦伊尹而已矣是亦顏
子而已矣吾友泛翁氏以英敏篤厚之資早學聖
賢之書真積之功庶幾乎其知所道矣今年春因
事適遼東與皇朝翰林黃先生瓚論顏學先生一
見如舊目之為善士於其還也以希賢命其堂泛
翁氏將求誄於諸友令余叙其後夫希賢之旨先
生說之詳先生廼上國玉堂之彥也今見其文章
亦可知其所蘊矣余以海外微生得措言於其下

不迺為雷門布鼓之尤者乎雖然聖人之道萬古
如日月人孰不知夫聖賢之可希也而終不馬者
欲害之也故濂溪以一為學聖之要迺翁氏既知
其道矣將疾其驅焉其以一守之而無以欲害之
以求至乎其極則是亦沿河達海之比也豈徒希
賢而止也在乎加之志而已余至此不可以無言
也是朋友相勉之義也平陽朴彭年謹書

文忠公行狀

晉山姜希孟撰

公諱叔舟字泛翁號希賢堂又號保閑齋高靈縣
人申氏系出本縣鄉吏公七世祖成用文科出身
官至檢校軍器監成用生康升贈正順大夫左右
衛上護軍康升生仁材贈匡正大夫僉議評理上

護軍仁材生思敬泰定門侍衛護軍思敬生德隣
歷官清要官至諫議奉翊大夫禮儀判書以善書
名世所書草法行於世於公為曾祖以公勲贈正
憲大夫吏曹判書子包翹通政大失工曹參議贈
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子播嘉靖大夫工曹左
參判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贈純忠積
德秉義補祚功臣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高靈府院君自成用至參判並以文科出身
參判嫺知成州事鄭有之女以永樂丁酉六月丁
酉生公公生而器宇異於凡兒及長就學凡書史
一覽輒記發為詞章大為時輩推服 世宗患儒
生專尚訓誥不務該博歲戊午始設詩賦進士試

公一舉連魁漢城會試所製程文至今為舉子模
範又中是年生復試公在學諸輩皆以公輔期之
已未秋世宗策士崔敬身榜中乙科第三人授
啓功郎典農直長吏曹差公為祭執事吏持牒不
傳因而闕事為憲府所劾吏當得罪除錄公閱其
老自誣服被散吏由是得全人服其量公自是以
書史自悞不謀榮進辛酉上重印書之法特授
公以軍職兼鑄字別坐是年秋授宣務郎試集賢
殿副修撰知製教經筵司經自是至為宰相並
帶三字壬戌冬出為軍器注簿移訓鍊注簿癸亥
冬又為副司直將為日本通信使書狀官也時國
家欲聘日本國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

人且風濤險惡人皆憚行再三見逆竟以公為定
公處之怡然適患病新起氣體羸憊兄弟力沮不
可去公揮之曰人臣義當夷險不渝何使命之避
世宗又引見便殿問曰聞尔病危可堪未耶對曰
病今已差臣死敢辭將行親舊擬以死別皆有難色
且有泣下者公陽陽如平昔略無憂色及至其國
國人素聞公才名賈屏簇華牋求詩者全集公操
筆立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眾皆歎服至今傳誦
景仰每因來使問公寒暄自發國境暨于還國凡
九箇月前此通信使之行未有若此之完且速者
其間侯察雲物占度風變雖老於海路者莫能及
也每遇關防主帥交際之間周旋應變出入意表

回到對馬島時我國約定歲送船額數島主為羣
下所誑不肯定約公聞之請見島主曰此非行人
所知然係于本國事竊謂島主惑焉船額若定權
歸島主利薄於下衆所不悅船額不定人自可行
何賴島主此愚者皆知利害何不專一島之權豎
兩國之好島主默然遂定船額及還到我國境未
至岸颶風忽作衆皆失色蒼黃罔措公神色自若
徐徐言曰丈夫當遠遊四方以暢竒氣今既見日
本國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飽見禮樂文物之盛不
亦快乎人皆服其雅量時本國女被虜於倭方有
娘因乞偕來至是皆曰孕婦海上所忌可接此女
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俄而風定完船

而還人以為公至誠所感。上以本國音韻與華語雖殊其牙舌唇齒噴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御製諺文字母二十八字設局於禁中擇文臣撰定公實承。睿裁本國語音註偽正韻失傳時適翰林學士黃瓚以罪配遼東乙丑春命公隨入朝使臣到遼東見瓚質問音韻公以諺字翻華音隨問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還遼東凡十三度丁卯秋中宣試第四人超授通德郎守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製。教經筵檢討官戊辰夏無講書院右翊善餘如舊己巳春無春秋館記注官餘如舊冬階加朝奉庚午春翰林侍講倪謙司

馬詢賈

詔到國

上選儒士之能文者從遊公

首與選陪侍有扣譟應詞源逸發翰林大加嘆賞

遂定神交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翰林

還朝寄詩曰詞賦曾升屈宋壇為傳聲譽滿朝端

其見敬重如此時集賢文士久在其職不授吏任

上知公有經濟器是年夏除司憲掌令公知無不

言封章抗疏凜乎有古諍臣風上稱賞冬陞授

執義庚午秋掌試取權學等及第三十三人辛未

春掌試取洪應等及第四十人夏階加中訓授集

賢殿直提學知製教世子右輔德兼春秋館記

注官時議欲以主文儒臣兼掌事大文書秋特除

公承文院事階加中直壬申秋授經筵侍讀官

餘如舊冬階加通訓時 文宗昇遐中朝 賜謚
吊祭賻誥命 世祖在潛邸為謝恩使以公為書
狀檢察官仍為司憲執義兼春秋館記注官時權
藪秉柄 世祖以宗英遠離輦轂多有戒心公艱
難萬里出入卧內調護聖躬無所不至癸酉春授
果毅將軍龍驤侍衛司上護軍兼知兵曹事俄拜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兵曹事夏陞右副
冬轉右承旨時 世祖靖難公適以修 陵在外
以夙叅密謀 賜翰忠協策靖難功臣之號其教
書曰盡忠定難克著非常之績紀功行賞宜加莫
大之恩惟爾天資豪爽局量宏遠學窮經史之文
識達古今之變執守確乎不拔斟酌動皆合宜早

捷巍科遇知先王昵待經帷開道聖學再入憲
司知無不言封章抗疏禦乎有爭臣之風及予新
政之初擢置喉舌之任俾司出納寄以耳目而爾
之啓沃予者多矣乃者瑤居至親之地素懷無上
之志陰養不逞之徒而姦臣仁宗等盜弄國政
恃有權柄在手相與阿附釀成不軌之謀遂連結
中外廣植黨與刻日舉事禍在朝夕幸賴天地宗
社之默佑叔父首陽大君炳於幾先爾相與道
合忠義激切同行萬里誓死社稷及其靖難贊成
大議謀盡姦兇以有今日之休爾心之忠爾謀之
良惟予以嘉嗚呼功在社稷既共濟於艱難誓以
山河期永保於終始同行萬里誓死社稷之語

世祖手所批也俄拜左承旨甲戌春陞都承旨掌
試取鄭孝常等三十三人乙亥夏世祖即位每
有大議引入卧內諮訪便否公啓曰自古帝王終
始為難上拔亂反正以承大統中興宗社此乃
天授非人力上曰若得如卿者一人即當無為
自治吾何憂焉遂解衣衣之秋賜佐翼功臣之
號其教書曰天開景運必生豪傑之才國有元勳
宜示褒崇之典覽言功德之懋粵有酬報之難卿
識見該通學問宏博早承家庭之訓忠孝為心素
蘊經濟之才文章餘事初遇知於世考遂見擢
於兩朝昔予淵潛叨膺使命時當國家危疑之日
復冒山河跋涉之艱卿於是時與為參佐出示肺

腑而精神志氣之交孚托為心腹實忠憤慷慨之
交激越至兇徒為禍滋蔓難圖予時存姬公寧周
之心卿奮灌侯安劉之節遂協炳幾之策能成靖
難之功屬茲多艱予親輔政懼高勲之不賞惟小
心而自持兇孽復肆其謀禍機為之不測御於是
日職長納言周旋咸中其宜處置實當乎法清大
慙於不日基洪休之無疆以此弘濟之勤益彈左
右之力俾予小子式至今休念戎功而不忘俾萬
世之無斁於戲股肱心膂之資既與同乎休戚殲
山帶河之擔宜益堅於終始拜資憲大夫藝文館
大提學集賢殿提學高靈君時世祖未受誥命
特命公為謝恩使赴京受誥命而來賜土

由臧獲鞍馬衣服加等馬丙子春拜正憲兵曹判
書餘如舊一日上御思政殿公啓曰我國四方
受敵然待倭尤難一失其機南方未易保守上
曰卿歷觀彼國風俗情勢卿當洞知今委卿以應
接之事自是專掌禮曹夏成三問獄起連累數百
人時方暑雨蒸鬱成疾公掌治獄事緣情定罪務
從寬典上或疑之至以百口請之賴公全活者
多矣秋拜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事餘
如舊冬拜議政府右贊成餘如舊俄復無判兵曹
事成均大司成餘如舊丁丑春掌試取姜子平等
及第十三人夏取吳凝等及第十三人秋陞左贊
成集賢殿大提學餘如舊戊寅秋上有意北征

命公為黃海平安道都體察使起程之日錫賚

頻繁冬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世子貳師高靈府院君已

卯夏久雨為災公辭職上御書荅曰子與卿同

體贊化鄉若退步則子何進步不允春又命公

為咸吉道都體察使蓋亦有北征之意也拜辭之

日引至內殿設酌慰之仍命宗宰功臣各賚

宣醞餞于郊冬陞左議政世子傳餘如舊庚辰

夏掌試取李孟賢等及第四人先是野人侵略我

邊鄙年年不已上每欲征討庭議紛紜上難

斷公獨建攻討之策上曰卿言正合予意秋

命公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兼宣慰使往討之

公到五鎮部分將士渡江入攻諸落焚蕩窟穴殺虜甚衆大捷而還公退師結陣餘虜來攻夜戰四方喧囂公堅卧不動召幕下儒士唱和口號一絕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觀其安閑自得賴以安定初陞辭上引至便殿指授方略因指墻底種瓢曰可及子不公啓曰不盛而節晚臣意以謂未及結實偶結一子剖而為盃御書詩一章于盃心云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而為盃以示至情命大臣賚宣醞表裏徃慰後仍命陶工像瓢形造甕杯書御製詩常於內殿曲宴用之所以示不忘公功也冬掌試取柳自漢等及第九

人辛巳秋泰安漕船路開鑿事衆論不一公獨曰
苟有利於萬世固當竭力成之况有可為之勢乎
但患為之不力而羣議沮之也 命公為忠清道
都體察使往審之事果如公所言竟不行壬午夏
陞領議政府事 世子師餘如舊是年 上視學
命公為讀卷官取姜安重等及第九人又取柳自
濱等三十三人甲申掌試取李陸等及第十三人
乙酉掌試取成潛等及第三十三人是年 上親
試士 命公為讀卷官取李封等及第三人丙戌
春以盛滿辭相從新官制封高靈君 上親祀文
廟仍試士 命公為讀卷官取重試金克儉等及
第十五人初試慎承善等及第十七人 上幸江

原道 命公掌試取陳趾等及第十八人還京
上命公掌拔英試取宰相金守溫等四十人丁亥
夏復拜公禮曹判書戊子秋 世祖昇遐 睿宗
以遺命 命公為院相諮訪治道公亦盡心協輔
裨益良多冬定南怡之難 賜保社炳幾定難劫
戴功臣之號其教書曰自古大臣當國家閑暇之
時能贊襄調燮者世固不乏至於危疑之際運籌
決策勘定禍亂立不世之奇功者蓋絕無而僅有
惟卿氣分光岳間世而生以雄偉渾厚之量文章
經濟之才早遇我 先王常譬之管仲父言聽計
從汝翼汝為入相出將贊成十四年大平之治逮
予承緒兢兢在疚不意不逞之徒欺我冲藐潛謀

不軌卿與一二元老奮發忠義協謀剷除弘濟于
 艱難是雖天地祖宗默佑之力亦唯卿竭忠夾輔
 是賴嗚呼不有社稷之臣危而扶顛而持國家其
 能國家乎撐天貫日之忠既夷險而不變礪山帶
 河之誓宜終始之益堅命公掌試取李仁亨等及
 第三十三人已丑春掌試取蔡壽等及第三十三
 人冬睿宗昇遐中外遑遑大上大妃亦罔知
 所措公即啓曰亟定喪主以安人心大上大
 妃乃命主上承祧朝野乃定庚寅夏從新官制
 復封高靈府院君餘如舊辛卯夏賜純誠明亮
 經濟弘化佐理功臣之號其教書曰貴德尊賢禮
 之先念功簡勞義之大自昔帝王率用是道咨卿

才堪大受學富多聞早捷賢科揚于王庭我世
宗大王甚器重之越我世祖靖夷內亂卿與有
功天眷大德景命有歸卿克左右昭事多所裨益
世祖遂倚以腹心卿亦畢力盡忠知無不言出入
勤勤以贊十四年隆平之治睿廟初年姦臣構
亂卿協謀剪除保乂王室暨予冲人嗣服恐不克
負荷夙夜兢惕卿輔翼寡躬臣救不逮式克至于
今日休於戲元首股肱一體相資予以先祖侍卿
者卿卿亦以所事先祖者事予與國同休萬世
有辭顧不偉歟上造密符分授公與二三重臣
以憑宣召且防機變冬復拜領議政府事公即
上書辭免大上大妃下懿旨曰世祖每稱卿

為魏徵今忘之耶何遽尔耶 上下旨曰予聞
大妃傳教 世祖每教 睿宗曰予與某定大法
於汝時必與某享樂矣今予年幼又無學問卿何
辭職勿復如是再辭不允勉就職壬辰夏以老病
乞骸骨上書引古證今兼陳時務辭意懇至 上
不允所請 命騰寫一通以為常覽先是 睿宗
命撰 世祖實錄公攀附聖祖贊成大事凡一時
嘉謀鴻訓皆其所陳故摭實書事不在尺寸并撰
睿宗實錄人稱信史至是成編騰進 賜宴慰之
并 賜鞍馬表裏甲午春以災變上書辭職 御
書批其尾曰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常懷臨深
履薄之心上有 至尊補裂之助下有三公燮調

之勲而今天降孽是予之戾也何在於卿今其補
予之失厥若天心不亦可乎再上書辭職無陳時
弊不允辭職之請乙未春公在弟 上命內侍賈
宣醞并 御書來示云今聞正朝使之言乃知賊
謀之深當初賊變之報卿有建良策國無後悔予
甚悅之 賜廐馬一匹先是建州諸落聲言作賊
窺伺江邊人皆以為胡虜常事不足慮焉公建議
分遣助戰將士于沿江要害處以是賊來不得逞
焉先是 世祖嘆我國前代史不明 上命公撰
東國通鑑中遭國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命
公掾文士承公摭裁官饋餼廩在家畢撰公擬陽
村東國史略博採羣書添補闕漏遂為完書未脫

豪而卒先是世祖定經國大典並定五禮儀附
于禮典淹歷三朝書未克成上命公撰定公參
酌古今務令易行得其情禮之中勒成一代之典
書成授進是年夏六月己卯得寒熱證上命內
醫近侍日三調疾藥餌厨膳絡繹於道疾革遣承
旨問所欲言公整曰臣無所言但平安防戍宜急
措置越戊戌卒享年五十九訃聞上震悼綴膳
輟朝即命致祭賻贈加等別遣內侍弔慰諸孤又
遣承旨致弔公天性高明秉心寬恕豁達通變自
少有大志不規規細微常優游山寺讀書不輟不
以家事累心由是學問大進及登第欲博究典墳
恨家無書籍選入集賢殿每衙仕到藏書閣閉戶

端坐經史百家歷覽無遺或請代寮友直宿通霄
不寐一日夜方三鼓世宗使小宦覘公所為方
讀書不輟夜四鼓又使視之亦然世宗嘉之
賜御衣以獎之所為詩文冲澹宏肆沉深委曲多
有規戒不為刻削於國議常持大體通變不拘必
主於忠厚待人接物一以至誠和氣油然而凜乎
不可犯長百寮幾二十年軍國重事皆撻下一身
而能左酬右答剖決如流如有大議衆所難斷公
必援古證今折之以至當牢不可破衆皆推服其
所議論專尚寬大不喜文深常語人曰凡用法務
存仁恕為吏深刻何所不至事世祖久管樞要
從容密勿將順其美臣救輔翼期至於道周旋諷

諫未嘗顯陳 世祖益寵重焉中罹 國家多故
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不遑暇寐協心輔佐忠
蓋之誠溢乎面目上輔 聖躬下濟時艱以事大
交隣為己任一以至誠彼此交孚略無間焉表箋
詞命皆公手做情文兼至邦交賴以益固 上引
見諸方客使公預具客使所言及回 命之辭上
之 上即座客使在前公承 命往來道 宣德
意曲盡恩禮周旋之際容儀可觀公俱通漢倭蒙
古女真等語時或不假舌人亦自達意後公手翻
諸譯語以進舌人賴以通曉不假師授公無掌禮
曹十數年間百事俱舉公嘗曰與人交際似易而
實難中孚之誠可及豚魚况於人乎要在誠以待

之耳公為典艦司提調博觀唐倭琉球等國船體
折中為船艦分為大中小以便於用於大船施止
粧用於戰攻去上粧用於漕運一船而有兩用謂
之兵漕船又慮諸島船體不一定去水高下船腹
闊狹分送諸浦所造船艦不比而同諸道漕船到
揚花渡公請分左右隊為水戰之形以觀行船便
否世祖親臨觀之大悅脫所御衣賜之我國
軍卒冗繁公請減額數又請倣府兵之制調發專
雖未行意甚羨焉公南使日本北征野人所歷山
川要害靡不記錄作書又記日本官制風俗大臣
族系諸島酋倭族系強弱以進上仍命并我國
八道地理及諸國地理作圖公作海東諸國記以

進其疆域遠近風俗同異瞭然在目 上覽之嘉
賞賞賜優厚公待朋友以信入有一長可取必隨
才甄拔使之成立常舉歐陽公柔可使懦可使之
言曰人無賢愚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戚以恩雖
總袒踈屬待之如子弟凡吉凶疾恙親加調護雖
至僕隸之賤待之一以誠信族有孤必護養仍加
訓誨使之成就病革遺命薄葬不作浮屠法殉以
書籍及卒上自公卿下及輿臺之賤咸痛惜之至
有掩涕者公又居寵利而克保成功累握權柄而
曾無間言蓋學問操守之功有以交致其極也
世祖每教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世祖
之於鄧禹先主之於孔明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

叔舟一也其君臣際會之間顧不躋歟河東府
君鄭先生揚言於衆曰古之周召協輔周室雖未
及見至如申某之相我國家雖曰東方之周召可
也此非溢美也噫世方仰其所為而天奪之亟嗚
呼痛哉

墓誌

門人吏曹參判李坡撰

天之厚東方固也既生真主以出治則必有命世
之才為之佐故山嶽儲精乃隆賢哲申公是已謹
按公諱某字某號希賢堂高靈縣人其先為本縣
鄉吏累積不施以遺後慶曾祖諱德隣禮儀判書
工書隸真草皆極其妙祖諱包翅工曹參議考諱
禧工曹左參判以文章名世又典文衡妣鄭氏知

成州事有之女也以永樂丁酉六月丁酉生公公
生而器宇異凡兒巍然如成人及就學涉獵經史
見輒成誦工於詞賦大為時輩所推服歲戊午始
以詩賦取士連魁初覆兩試仍中生負試斬然已
有聲已未秋世宗親策士公中崔敬身榜第三
人初授典農直長時吏曹差公為祭執事吏持牒
不傳因而闕事為憲府所劾吏當得罪除錄公閱
其老自誣服坐此被散吏賴以得全人服其量公
自是優游閑適不樂榮進日以書史自娛大肆其
力於文章然家無書籍未能博觀為恨辛酉秋選
入集賢殿為副修撰每衙仕到藏書閣閉戶端坐
經史百家歷覽無遺或請代僚友直宿通宵不寐

一日夜三鼓 世宗使小宦覘公所為方讀書不
輟夜四鼓又使視之亦然 世宗嘉之 賜御衣
以獎之壬戌冬移訓鍊注簿時國家欲聘日本國
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人且風濤險惡
人皆憚行再三相迺竟以公為定公處之怡然適
病新起氣體羸憊兄弟皆力止不可去公揮之曰
人臣義當夷險不踰何使命之避 世宗又引見
便殿問曰聞尔病羸可堪去耶對曰病已差臣死
敢辭將行親戚故舊擬以死別皆有難色且有泣
下者公陽陽如平昔略無憂色及至其國國人素
聞公才名競賣屏簇華牋求詩者盈集公操筆立
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入皆歎賞不置其警句至

今傳播其國每因使价之來問公寔暄公之生還
海上每候察雲物占度風變雖老於海路者莫能
及凡遇關防主帥交際之間周旋應變出人意表
回到對馬島時我國約定歲送船額島主為羣下
所誑不肯定額公聞之請見島主曰此非行人所
知然係于本國事竊為島主惑焉船額若定權歸
島主雖愚者亦知利害何不專一島之權而堅兩
國之好耶島主默然遂定船額及還到我國境未
至岸颶風忽大作衆皆失色蒼黃罔措公神色自
若徐徐言曰丈夫當遠遊四方以暢竒氣今既見
日本國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飽見禮樂文物之盛
不亦快乎人皆服其雅量時本國女被虜於倭方

有娘因與偕來至是皆曰孕婦海上所忌可投此
女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俄而風定完
船而還人謂公至誠所感世宗以本國音韻與
華語雖殊其五音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而
列國皆有國字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御製諺
文寧母二十八字設局於禁中擇文臣撰定公實
承睿載時適翰林學士黃瓚以罪配遼東乙丑
春命公隨入朝使臣到遼東見瓚質問公諺字
翻華音隨問輒解不差毫釐瓚太奇之自是往還
遼東凡十三度丁卯秋中書試第四人超授集賢
殿應教庚午秋翰林侍講倪謙司馬詢賈詔到本
國世宗妙選文士與之從遊公嘗膺選日相訓

唱思如湧泉翰林大加嘆賞遂定千里之交翰林
 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翰林還朝寄詩云詞
 賦曾升屈宋壇為傳名譽滿朝端其見敬重如此
 是年夏特除司憲掌令蓋上知公經濟大略欲
 歷試之也公知無不言封章抗疏藥乎有古諍臣
 風冬陞為執義辛未夏還授集賢簽直提學壬申
 秋世祖在潛邸以對憲使赴京公仍兼執義為
 書狀檢察官時權奸秉柄世祖以宗英遠離輦
 轂多有戒心公艱關萬里出入跡內調護聖躬
 無所不至世祖手批云同行萬里擁死杜稷癸
 酉春回自京師授燕知兵曹事俄陞承政院同副
 承旨夏陞右副冬轉右承旨世祖靖難公適以

修陵在外然以夙叅密謀 賜輸忠協策靖難
功臣之號俄拜左承旨甲戌春陞都承旨乙亥夏
世祖即位每有大議引入卧内諮訪便否公援引
古今周旋應對叅以規警皆嘉納曰若更得如卿
者一人吾何憂焉秋 賜同德佐翼功臣之號起
陞藝文大提學封高靈君以謝恩使赴京准請
世祖誥命而還特賜土田城獲賞賚便繁丙子春
拜兵曹判書啓曰我國四方受敵而待倭尤難一
失其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曰卿觀彼國風俗情
勢今委卿以應接之事自是專掌禮曹夏成三問
等獄起連累數百人時方暑雨蒸鬱成疾公治獄
緣情定罪務從寬典多所平反賴公全活者甚多

秋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冬拜議政府右贊成兼
成均大司成益典文衡也丁丑秋陞左贊成冬陞
右議政己卯夏久雨為災公辭職上御書荅曰予
與卿同體贊化卿何退步不允冬陞左議政先是
野人侵掠我邊鄙連年不已每欲征討而庭議紛
紜公獨建攻討之策上曰卿言正合予意乃於
庚辰秋命公持節往討之公部分將士各當其
才料敵制勝咸出上策雖古名將無以加矣乃渡
江入攻焚蕩窟穴諸酋之桀敖者大半就戮及師
退結陣餘虜乘夜來犯官軍衆喧呼應戰公堅卧
不動召幕下儒士唱和仍口占一絕云虜中霜落
塞垣寒鉄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

星斗正闌干將士觀其安閑賴以自定乃大捷凱
還上嘉甚錫賚不可勝記壬午夏陞領議政府
事甲申以盛滿辭封高靈君丁亥夏兼判禮曹戊
子秋世祖晏駕睿宗以遺命命公為院相訪
以治道公盡心協輔裨益弘多冬定南怡亂賜保
社炳幾定難翼戴功臣之號冬睿宗又晏駕中
外遑遑大王大妃亦莫知所為公獨建大策啓
曰亟定喪主以安人心大王大妃乃命主上
承祧朝野乃定辛卯夏賜純誠明亮經濟弘化
佐理功臣之號上造符分授公及一二重臣以
憑宣召且防機變冬復拜領議政公即上書辭免
大王大妃下懿旨白世祖稱卿為魏徵今忘之

乎何遽尔也。上又下旨曰：予聞大王大妃傳教，世祖每教。睿宗曰：予與叔舟定大法，必於汝時共享太平矣。今予幼冲，卿何固辭？壬辰，上不允，仍命騰寫一通，以備觀省。公嘗領史局，至是撰世祖睿宗兩朝實錄，以進。甲午春，以災變，再上書辭職。御書批其尾，慰諭懇至。乙未春，上命中官賜宣醞，仍賜內廐馬。御書諭曰：今聞正朝使言，乃知賊謀之深。當初報變，卿首建良策，圖無後悔，予甚悅之。先是建州諸部落聲言作賊，窺覘江邊人，皆以謂胡虜常事，不是致慮。公獨建議，分遣將士于沿邊要害處，由是賊來不得逞焉。初，世祖以我國前朝史無徵，命公撰東

國通鑑中遭國家多故未克成書至是上命棟
文臣承公揔裁官饋餼廩在家畢撰世祖又命
撰五禮儀淹歷三朝書未克成上命公撰定公
叅酌古今備盡情文書成以進公旁通諸國音韻
手翻諸譯以進譯者賴以通曉不煩師授且以日
本女真所歷山川要害作圖上之又記日本官制
大臣族系諸酋強弱仍作海東諸國記其疆域遠
近風俗同異瞭然在目上嘉覽賞賜優厚是年
夏六月己卯公患病上命中官內醫近侍日三
問疾藥餌厨膳絡繹於道病革遣承旨問後事公
啓曰臣無所言但平安道防禦耳及措置越戍戍
卒享年五十九訃聞上震悼輟朝輟膳賻贈有

卷之八 不真附錄 二十一

加遣內侍吊慰諸孤別遣承旨致吊公稟性
高明秉心寬恕豁達有大度凝肅有重望常持大
體不拘小節議論否可通變無礙而必主於忠厚
待人接物一出至誠和氣油然而凜乎不可犯長
百僚幾二十年軍國重事皆控于一身而公能左
酬右答剖決如流動合機會國有大議眾所難斷
公必援古證今折之以至當牢不可破眾皆推服
其所議論專尚寬大不喜文深嘗語人曰凡用法
務存仁恕為吏深刻何所不至事世祖久管樞
要從容密勿將順其美匡救輔翼期至於道周旋
風諫未嘗顯陳世祖益重寵焉中罹國家多故
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不遑假寐協心輔佐

忠蓋之誠溢于面目上輔一聖躬下濟時艱以事
大交隣為已任一以至誠彼此交孚略無間言表
箋詞命皆公潤色情文兼到邦交賴以益固上
引見諸方客使公承命道宣德意周旋之際
容儀可觀兼掌禮曹十數年間百事俱舉公嘗曰
與人交際似易而實難中孚之誠可及豚魚况於
人乎要在誠以待之耳公待朋友以信人有一長
可取必隨才甄拔使之成立常以歐陽公柔可使
懦可使之言曰人無賢愚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
戚以恩雖總袒踈屬待之如子弟凡吉凶疾恙親
加調護雖至僕隸之賤待之一以誠信族有孤護
養仍加訓誨使之成就居常喜讀書夜半忘倦病

革遺命薄葬不作浮屠法殉以書籍及卒上有公
卿下及輿臺之賤咸痛惜之至有掩涕者公又居
寵利而克保成功累握兵柄而曾無間言有益世
之功有撤天之力而人不之疑蓋公學問之力操
守之功有以極其至故其發而措之事業處大事
決大疑燁然可觀世祖每教曰桓公之於管仲
漢祖之於張良世祖之於鄧禹先主之於孔明唐
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其君臣相遇顧不
偉歟公娶司宰副正尹景淵之女生八男一女長
曰澍通禮門奉禮先公亡次漸成吉道監司次際
黃海道觀察使次瀨授吏曹參判中丙戌文科次
浚佐理功臣兵曹參議魁庚寅文科次瀨折衝行

司果次洞司贍正中甲午文科次泌行司果女適
行司猛申命壽孫男女凡四十九人側室生男女
各一男曰潔女選入掖庭

碑銘

陽城李承召撰

竊觀世之衰也天將興之則必生聖君賢佐相與
寧濟一世而升于大猷是故殷之衰也時則有若
傳說相高宗以致中興周之衰也時則有若方叔
佐宣王光復舊物以今考之傳說有輔相之業而
蔑聞武功方叔有征伐之功而未見相業曷若我
文忠公天賦全才應運而生登翼聖主文謨武略
出入將相扶國步於斯蹙而措之太山之安者乎
自我東方有國以來人臣功德之盛者蓋一人而

已成化十一年乙未夏六月戊午公以疾卒于第
訃聞上震悼如失左右手為之輟膳輟朝特遣
承旨吊之賻贈有加於是朝廷失其羽儀士林失
其宗匠百僚無所於咨決庶民無所於仰賴雖兒
童走卒莫不咨嗟痛惜至有掩泣者其門生故吏
親姻僚友莫哭于殯惟者日躡門而不絕嘻公之
得此於人又豈聲音笑貌之所可致哉越九月二
十六日葬于揚州松山里東向之原自始卒暨于
窆皆官庀其事既葬嗣子某以公行狀請銘於予
曰從先君遊最久盍銘諸子不敢辭謹按公諱叔
舟字從翁號希賢堂高靈申氏其先歙縣吏有諱
成用者始擢第官至檢校軍器監歷四世至諱德

隣禮儀判書於公為曾祖工真草隸書判書生諱
包超工曹參議於公為祖參議生諱檣工曹左參
判於公為考久典文衡為一世儒宗自判書而下
以公勲推恩進爵妣鄭氏知成州事有之女也追
封貞敬夫人以永樂丁酉生公自幼穎敏俊偉人
見之者知其為大器及長者學於天下書靡不涉
獵積之既厚故發而為詩文汪洋大肆不作俗下
文字時輩相傳以為程式歲戊午始以詩賦取士
公連魁初覆試又中生負試明年秋世宗親策
士擢公第三人初調典農直長吏曹差公祭執事
吏不傳牒因而闕事憲司劾之公聞吏老恐坐罪
除名自誣服由是稱為寬厚長者選入集賢殿為

副修撰每朝謁長官已退藏書閣取平昔所未見
書讀之不輟或代同僚直宿通宵不寐一夕漏下
三鼓世宗遣小宦至殿公方端坐讀書及四鼓
又遣覘之亦然亟賜御衣以獎之壬戌遷訓鍊
注簿以日本國喜詞章每當通聘必擇文臣為書
狀官時方欲遣使擬書狀官者皆憚風濤險遠不
行竟以公擬之適久病新起兄弟親故咸曰羸憊
如此豈堪遠行力沮之公曰人臣當夷險一致豈
可為身謀處之怡然世宗引見曰聞尔病羸可
去耶對曰病今良已臣何敢辭及至其國聞公才
名求詩者盈集公下筆不停若不經意思然語皆
驚人至今傳誦不置每使价之來必問公寒暄公

在海途常候氣以知風雨雖老於操舟者莫能及
時我國與對馬島約定歲送船額島主為羣下所
誑誤不肯從公還抵島見島主曰此非行人所知
然聞之竊惑焉若定船額必授文憑然後得達我
國則權歸島主其利博矣若無定額則人皆自達
何賴於島主其利害雖愚者亦知所擇矣島主悟
遂定船額及到我境忽阻颶風未及巖岸衆蒼黃
失措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遊四方以踈蕩
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岫之鄉是為壯觀倘因此風
得泊金陵飽見中原文物之盛不亦快乎時公見
我國女被虜在彼方有娠命與同載至是皆曰孕
婦木道所忌可投之攘變公曰殺人而求活於德

不祥吾不忍也俄而風定世宗以諸國各製字

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御製字母二十八字名

曰諺文開局禁中擇文臣撰定公獨出入內殿親

承睿裁定其五音清濁之辨紐字諧聲之法諸

儒受成而已世宗又欲以諺字翻華音聞翰林

學士黃瓚以罪配遼東命公隨朝京使入遼東

見瓚質問公聞言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

往返遼東凡十三丁卯秋中重試第四人起授集

賢應教庚午春翰林學士倪謙等賈詔到國

世宗命公從遊蓋欲問知中原典故且學韻語也

翰林一見如舊相與唱酬稱公為東方巨擘翰林

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既還寄詩云詞賦曾

升屈宋壇為傳名譽滿朝端其見敬重如此上
知公有經濟才欲試可特授司憲掌令屢抗章疏
極言不諱有古爭臣風俄陞為執義辛未復入集
賢殿為直提學壬申秋世祖在潛邸以謝恩使
赴京薦公為書狀官時權姦秉柄世祖以宗英
遠邁多有戒心公艱關萬里調護聖躬得竣事
而還癸酉春以上護軍兼知兵曹事承政院同副
承旨由右副轉右承旨冬世祖靖難適公出外
然以公夙贊密謀賜輸忠協策靖難功臣號手
批教書云同行萬里擔死社稷俄改左遂陞為都
承旨乙亥夏世祖即位每引入卧內咨訪大議
公援引古今指陳利病上嘉納曰若更得如卿

者一人吾何憂焉 賜同德佐翼功臣號超拜藝
文大提學封高靈君奉表如京師謝恩仍請 誥
命而還 特賜土田臧獲丙子春遷兵曹判書啓
曰我國三方受敵而海寇慄悍禦之尤難一失其
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曰卿嘗奉使備諳情偽今
悉以應接之事委卿自是專掌禮曹夏成三問獄
起逮繫數百人 命公雜治緣情詳讞全活者多
進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遷議政府右贊成兼成
均大司成俾典文衡丁丑秋改左贊成冬陞右議
政己卯夏以久雨辭職 御書不允曰予與卿同
體贊化卿若退步予何進步冬陞左議政先是野
人亟入寇 上欲征之廷議不一公獨以為可征

規畫勝算。上曰卿言正合我意。庚辰秋。命公
為江原成吉道都體察使。往討之。公部分將士數
道並進。深入窟穴。革難禽獮。大捷而還。虜乘夜尾
擊營中。喧呼應戰。公擊卧不動。召幕僚唱犯口號。
一絕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
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觀其安閑。賴
以不擾。其指授方略。使勇恟齊奮。臨機應變。使敵
不敢紀。雖古名將。蔑以加矣。凱還。上喜深。錫賚
不可勝記。壬午陞領議政府。事甲申。以盛滿辭。封
高靈君。丁亥。兼判禮曹。戊子。秋。世祖晏駕。睿
宗即位。以遺命。命公入承政院。參決庶務。公盡
心夾輔。以熙庶政。冬。定南怡亂。賜保社炳。幾定。

難翼戴功臣號已丑冬睿宗又晏駕中外遑遑
因知所為公獨建白大王太妃曰宜亟定喪主
以安人心大王太妃命主上入承大統辛卯
夏賜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號授密符
以懸一宣召防機變冬復拜領議政上書辭免
大王太妃下旨曰世祖稱卿為魏徵今忘之乎
何遽尔耶上又宣旨曰予聞世祖每語康
宗曰予與叔舟定大法必於汝時享太平矣今予
幼冲卿何固辭士辰夏又以老病乞骸骨兼陳時
事忠懇剴切上不允命寫一遺以自警省嘗
命公入史局監修世祖康宗實錄至是成賜
宴慰之并賜鞍馬表裏甲午春以災變再上書

辭職 御書批其尾慰諭懇至乙未春遣中使

賜肉醢麋馬 御書諭曰今聞正朝使之言乃知

賊謀之深當初報變卿首建良策國無後悔予甚

悅之先是建州野人聲言入寇人皆謂虜常態不

足虞也公獨建議分遣助戰將士列守要害由是

賊來不得逞焉初 世祖以我國舊史疎拙 命

公撰東國通鑑值國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

擇命文臣就公第承總裁以訖功且命官給籩廩

世祖又命改撰五禮儀諸儒論議不一歷三朝未

就 一命公刪定公損益古今備極情文以成不

刊之典公旁通諸國音韻手翻諸譯以進學譯者

不煩師授易以通曉又記日本女真山川要害作

地圖以進導德者不換即道昭如親履又作海東
諸國紀自國王以至酋族系強弱管兵多少與
夫疆域遠近風俗異同使船往來之節我國館饋
之貳無不備載使有司得有所考擬不失交際之
禮 上覽而嘉之賞賜優厚及公遽疾 上命中
官內醫近侍問病遺以 御藥厨膳相接於路病
革又遣承旨問後事公以國家昇平邊備踈虞啓
以北方戍禦宜急措置遺命薄葬殉以書籍不作
浮畷法公天性高明德宇淵深豁達之度足以有
容豪宕之才足以有為其為學脫略章句務求聖
賢之旨其為文剪裁浮華追配古人之作居常接
人溫溫可即而不失於禮酬世應務恻恻有餘而

不變所守議論可否通變無礙常持大體不拘小
節世祖踐祚更新庶政公久管樞要從容將順
常諷諭以沃其心未嘗實直以售其名世祖益
重之中罹國家多故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同
心協力上輔聖躬下濟時艱竭誠盡瘁以登至
治長百僚典文衡以一身為國家安危者幾二十
年軍國重事紛委於前左酬右答剖決如流若不
措意人始疑其踈闊及其施行皆合機宜每朝廷
大議衆論蜂起各是己見公援古酌今折之以至
當人皆推服公領經筵每當進講遇有切於君
德關於時政者必反覆開陳以期感悟嘗以興化
之源在崇學校勸上章成均館展謁先聖橫經

問難以為養民之本在劬農桑養上行耕籍之
禮親祀先農退與三事秉耒躬耕凡累朝未遑之
典大略舉而行之掌試十四榜得人最盛多至卿
相蓋以藻鑑之明不可欺以私耳兼判禮曹十數
年以來事大交隣為任表箋詞命皆公潤色彼此
之間情禮兼盡厚往薄來得其歡心嘗曰與人交
際似易而實難唯至誠可以感動中孚之信可及
豚魚况於人乎上引見諸方客使公承命道
宣德意周旋往復容儀可觀客人敬畏焉待朋友
以信人有一長必隨才甄拔常舉歐陽公柔可使
懦可使之言人無賢不肖碩駕馭之如何耳撫親
戚以恩雖總袒踈屬視如子弟吉凶疾癢親加調

護早孤無依者則撫育訓誨使之成立嗚呼公久
居寵利而能保其功累握權柄而不墮厥間名動
中原威加殊俗功蓋一世而人無間言蓋其學問
操守之力有以極其至故其發而措諸事業者卓
卓如此其大也世祖嘗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
之於張良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其君
臣相得殆天授非人也公娶司宰副正尹景淵之
女生八男一女男長澍通禮門奉禮次漸咸吉道
觀察使皆先公亡次灤黃海道觀察使次瀟吏曹
叅判中丙戌文科次浚兵曹叅議魁庚寅文科與
瀟皆策勳為佐理功臣次溥折衝行司果次洞司
贍寺正中甲午文科次泌行司果女適行司猛申

命壽樹娶左議政韓明澮之女生三男百從洽敦
 寧府僉正曰從沃典牲署叅奉曰從漢魁進士試
 漸娶司勇丁湖之女生二男一女男曰用灌用漑
 女適司果姜鶴孫濼娶同知中樞尹岑之女生二
 女長適承仕郎鄭有綱次適務功郎洪泰孫瀨娶
 厚寧君之女生二男曰永濼務功郎曰永洪通仕
 郎浚娶清州判官柳秀昌之女生一男曰復淳洞
 娶上將鄭溥之女生二男一女男曰光潤光澤必
 娶高山縣監尹三元之女生三男二女從洽娶坡
 平君岩之女生二男二女從沃娶宗簿寺正李壽
 稚之女生一男鶴孫生二男一女男曰永壽亨壽
 公之側室生男女各一男曰潔文選入掖庭

銘曰惟我大東表海為邗川流嶽峙轆轤洪厓
海嶽鍾秀降為異人異人伊何名世之臣聰明
挺特其氣浩然量包宇宙學貫人天文謨武略
王佐之才酬酢一世游刃恢恢遭時遇主展厥
猷為剡平內訌扶植鴻基經綸贊化弘濟于時
再扶日轂升于太清國步之蹙由我而亨日為
之度由我以貞出將入相身佩安允德洽于民
威疊于元歷事三朝多于嘉績指擔山河疇庸
錫爵功蓋一代位冠羣工久典文衡亦掌秩宗
禮樂明備神人以和學修教明仁義漸磨我朝
之治比隆殷周我公之業伊傳與儔德既厚積
流慶益深天錫祚胤粵惟多男追蹤八龍難弟

難兄亦有諸孫玉潤珠明聯芳桂苑齊軌雲程
朱衣象笏邦家之榮咸曰子孫既多且賢由公
德馨格于上玄公則逝矣惟德有傳昭茲來許
曷不覆旃赫世載德永孚可先斬石刻辭以告
無期過者墮泪明德之思

祭文

惟靈量吞河海學貫天人智周庶物才備一身既
積之厚斯發之光巍然事業郁乎文章朝廷之標
民物之望歷事累朝蜚英策勳際會竒遇大被寵
恩位冠岩廊形圖麟閣爵有嘉績在我王室予承
大統實惟微末碩瞻輔臣御在左右卿於是時為
保為傳為舟楫棟樑為著龜藥石為鹽梅霖雨為

方圓平直燭我之昏示民以德稽我之疑瘳我之疾正我王慶立民之極佐理寡躬至有今日嗟卿輔我多于先烈卿實周召我愧成康予方仰成前途尚長聞卿病革我心悽楚命遣近臣願聞一語卿曰病間面對于寧卿不竟起我聞安所卿之云亡有子與孫亦有典刑佳聲遠存知卿無憾我獨傷只死生難逃幽明一理卿其有知知我如是何天不慙奪卿之速我失一鑑尤切傷盡伴真一爵庶幾歆格

領議政鄭昌孫

嗚呼乾坤淑氣輻輳不停察為三光流為風霆應麟鳳凰慶雲景星其鍾於人最秀且靈為賢為聖

迺踐其形輔相天地繡綸大經赫矣相公應期挺
生竒偉不常鳴世之英量包宇宙學洞今昔帝德
王功文謀武略以博其聞以崇其德發而為用措
諸事業適際時艱陽九之厄叶贊真人亨屯拯溺
再造王家多于茂績指擔山河與同休戚兩扶日
馭躋于璇極扶顛定危安如盤石四畫雲臺累踐
台司正笏立朝百寮是師訏謨遠猷明若著龜潤
色玉猷文章灑靈折衝千里夷狄震疊身都將相
獨佩安危世有餘年治極隆熙自東方來世有公
卿如公之業夫孰與京惟國惟民倚如柱石胡不
憇遺遽就忘宥訃聞輟朝鑒亡是惜民不相杵嘆
其無祿矧伊吾儕同擢制科玉署相從朝夕切磋

功名之就雖愧於公管鮑知心庶幾追蹤今其永
遠天曷故焉哭望殞惟有泪如泉恭奠一酌以叙
哀忱英靈不昧庶幾來歆

永山府院君金守温

嗚呼相公鍾天地之間氣應邦家之運昌天挺人
豪蓋世之材文德武略經國之良當世宗朝蒙眷
注之不淺逮世祖際俄擢置於岩廊受九重之隆
委總百官而為長朝廷大政公為紀綱軍務緩急
公起否臧奸權釁而社稷幾危則談笑而置之康
莖夷狄擾而邊圉孔棘則敵愾而仗干戚揚再扶
日轂如姬家之周召三定大難似漢室之蕭張聽
國政坐廟堂出將入相餘二十霜禮樂以之制作

治道以之贊襄歷事五朝寵渥之篤不替僕叙衆
職調停之化日張德如蒼海包乎江淮河漢與曲
諸慍在太山紀乎鐘彝竹帛與太常卓矣國家柱
石展也吾道棟樑若夫幼有壯志弧矢四方使萬
里之海國駕一葉之飛艦掉三寸舌屈千乘三立
扶桑之絕域觀日馭之蒼涼非窮河源之博望即
探禹穴之子長欽我皇明撫有八荒致治之盛邁
于虞唐雍雍玉帛濟濟衣裳公膺殿下之命得覲
天子之光博考中原文獻之典齒列上朝縉紳之
行翰林主人為其伴玉堂金馬遊其庠觀會通而
酌損益改法度而修典章音韻之辨字決之詳遂
使大東之文雅追三代而泮泮抑又沿洞理窟馳

騁詞場高文大冊之傳播弘辭奧論之敷敷玉佩
瓊琚之篇或擬諸昌黎韓子布帛菽粟之賦或方
諸廬陵歐陽是一世之公論倘非公其孰當某樗
櫟散才山斗是昂叨登進士之榜公作壯元之郎
遊宦一百餘名終始四十年強何人不蒙洪造之
恩何人不仰盛德之芳蔭之也溫客無虛席待之
以恕怨無宿藏人人爭先而快觀如景星之與鳳
凰嗚呼噫嘻何蒼天之不憇使哲人其云亡欲上
扣於巫咸忱神理之茫茫要之公之高名垂永世
而不泯公之偉績鑄金石而不僵公之精神氣槩
與日月星辰風雨雪霽相上下而弥彰然則夫我
何嗟夫我何傷聊抒情素於斯文奠一酌兮椒漿

英靈不昧庶幾來享

禮曹判書李承召

海岳流峙日星昭回扶輿磅礴乃生大村德行之
美學問之雄冠冕一代鳴于大東濟時之屯中興
三室伊周相業方邵之烈登翼王度庶政惟熙經
營四方威疊蠻夷再扶日轂躋于穹蒼建白決策
公寔贊襄歷事三朝身佩安危秉鈞黃閣百僚師
師提衡文苑多士瞻依黼黻正猷潤色絲綸經世
之略華國之文薰領春官羽翼朝儀交隣事大成
中厥旨日域羶鄉王靈四暢邦家之光萬民之望
天胡不憖遽尔騎箕縉紳相吊邦瘁是悲當宁興
哀嘆亡著龜嗚呼我民如失爺爺彼蒼者天曷其

奈何帶礪之勲德澤之深光于竹帛在于民心不
亡者存公何恨焉但以吾儕曲被恩憐慟悼之私
有泪如泉哭望殯惟恭奠一酌備以哀詞庶紓款
格

西河君任元濬

星辰毓精河嶽鍾秀道德文章播於人口勲名事
業信史傳後縱復列陳掛一遺九獨念鄙生受知
最厚恩深眷愛義隆師友瞻山仰斗卅載之久云
胡一夕永言相負使公六旬天不界壽使公不游
邦乃有咎匪我私痛舉酒奔走英靈凜凜我執稽
首謹奠一學庶幾其右

咸從君魚世謙

惟靈天縱挺豪岳降生申才高人傑望隆席珎英
騰茂實絕類離羣搏擊鷗鵬際會風雲左顧右盼
舒手信足羽翼王道股肱元首股肱伊何公可同
德謨謀協輔弘我大業羽翼伊何公乃阿衡經綸
贊襄際茲大平四盟帶礪再領岩廊百僚之式萬
民所望貴極黃扉年尚黑頭風馳殊俗聲振中州
安危所係裴郭是期拜家之慶壽考則宜天其不
吊人其無祐云胡微恙遽尔莫救白日晦暝烏覩
清明黃鐘煙鬱曷聞音律龍止鳳逝孰為瑞世折
箸焚龜何所稽疑玉碎珠沉美質千金楫斷舟穿
焉涉大川杞梓摧踣誰支厦屋山斗頽喪人將安
仰吾儕小人世涵大造匪曰通家不遺舊好每賜

恩憐如承祖考時借色笑莫非指道洋洋典刑燁
燁文藻泰山崑崑秋陽皜皜瓊玉渾金幽蘭勁草
風儀尚宛天奪何早頽予小子方疾酷罰重承哀
訃曷任殞絕心迷私恡禮阻徃哭哉經日居長抱
荼毒無父何怙匪公疇依敢瀝血誠侔奠菲儀上
為國慟下哭吾私英靈如在歆我一卮

吏曹參判李坡

伏以高靈維嶽磅礴蜿蜒孕扶輿淋清之氣而鍾
乎公之精神器宇山涵靈臺天開襲人和氣如坐
春風處事英斷如發劔刀其聞望燦然珪璋其文
章昭回雲漢而其身之仙查聘日出之邦唾落珠
璣手揮韓鉞討蘊裘之域迅掃烟塵口含使命朝

天子之庭才孚專對此公名聞天子者也若其炳
禍機靖大難扶日轂整乾坤托山河之誓勒鍾鼎
之勲六朝弼亮一德格天則功在社稷矣何民之
無祿而天不之憇奄一去而莫追既九泉之永隔
嗚呼哀哉吾輩無似得寅緣出入門下陪杖屨而
聞緒餘蓋亦有年為國慟而哭吾私信萬恒情祇
冀菲薄以寓一哀

副提學孫彝孝

嗚呼 世宗在位三十三年睦而種之所得皆賢
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
公光明俊偉來對休運為世輔匪再清屯難垂紳
正笏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坐廟堂總持紀律爰

有沿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
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惻胷中但見百僚進退以
功但見夷虜慕義趨風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朝廷
益尊勲業益隆殊尤寵錫振耀無窮人亦有言孰
不摛紳惟公秉國泰道日新公於餘事燠乎有文
如古寶器如時慶雲片言隻字獲者懽欣愛養莫
才獎勸後學甄拔寒素振興滯屈惟公平生弘含
溥博內外洞澈終始若一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
不為仁降禍非常兩楹入夢中台圻光歲值龍蛇
遽尔云亡知與不知孰不沾裳嗚呼哀哉天乎地
乎胡至於斯著龜去矣國何決疑泰山類矣學者
何師言念至此不勝悲顧惟某等俱受辱知拜公

堂下景行行止哭公靈帷痛悼曷已嗚呼痛哉

開城留守李芮

惟公光嶽之精瑚璉之器文章之富道德之備措
諸事業赫赫鬼國倚柱石人信著龜公之一身
邦之安危公之一心民之休戚公之豐功偉烈煥
然銘彝鼎而垂竹帛所謂社稷之臣矣可以名言
哉何木稼之云迫忽泰山之其頽九重軫不憖之
念百僚興云亡之悲况陪從之獲久寧痛毒之有
涯相別幾時至此未遠笑語為別慟哭來門藏棺
蔽帷音容莫聞既為國涕又泣吾私胝陳薄奠詎
盡哀思

挽章

蓬原鄭昌孫

早年攀附際明良，將相宏才壓廟堂。
畫畫雲臺參翊戴，扶持日轂上穹蒼。
累朝勲業誰能並，餘事文章獨擅揚。
魏鑒忽亡今已矣，那堪為君倍悲傷。
天挺人豪間世雄，遭逢列祖盡孤忠。
運籌帷幄謀猷密，調鼎岩廊治化隆。
杖節東溟宣盛德，蒐兵北塞定戎功。
從誰復見經綸手，執紼都門泪洒風。

上黨韓明澮

維嶽還申隆周顛更後身，雄吞胸夢澤和有脚陽。
春屈子風騷祖董生，經術淳聘東日域遠觀上國。
光頻燭禍艾芽孽亨屯，翊聖神軋坤歸整頓民物。
入陶鈞相業蕭曹並將壇衛霍鄰，出師持紀律討虜。
靜烟塵三代山河擔六朝社稷，臣益梅調鼎鼎。

門戶列簪紳通鑿方開局編摩未獲麟天胡文欲
喪厄在已之辰一夜台星隕九原梓樹新驚呼知
我慟默數復誰親座上嗟虛位朝端奈乏人同功
仍一體舊好也聯姻哭送松山路囊揮泪滿巾

永山金守温

天降斯人佐我邦氣吞雲夢霈河江經綸大業風
雲蔚制作皇朝禮樂旣功重兩朝山莫並文雄百
代筆無雙煌煌千古垂無極勒在鍾彝詎敢撞
少日方名入泮宮丈夫惟我少年公詩書朕業三
冬後尔汝襟期十載中廊廟位崇雖越絕酒樽歡
合幾從容白頭話盡平生事一哭蒼茫立曉風

河東鄭麟趾

長安紫陌共鳴珂自少情親到鬢皤元帥朔方平
鴈塞孤舟東海歷鯨波山河帶礪連三世道德文
章八四科再領廟堂承委寄忍聞薤露一聲歌

坡平尹弼商

文章經濟兩無倫功重勞多社稷臣落落胸襟寬
飲海汪汪談笑靄如春榮家八子皆邦傑扶柅諸
孫捲席珎已矣泰山無所仰慟將雙泪洒清晨

益城洪應

文武全材荷主知經綸相業濟時危曾聞嵩嶽生
申伯何遽皇天奪右師宿德於誰稱柱石稽疑無
處問著龜太山北斗終安仰蒿里新阡獨可悲
門下優容待出身陪遊鑿殿日相親先生道德橫

天地兒子聲名動縉紳一佩安危謨克壯多年燮
理鬢還新居然物化成丘隴東望佳城泪滿巾

宣城盧思慎

挺世英雄為應期六朝培植大平基泰山勲業海
東冠華國文章天下知出將威名重方召陳謨氣
像藹臯夔聖君政倚調元手天奪其如不慙遺
後生向我亦人倚濫廁明公結壽知先代昔曾叨
騁遇廟堂今復許陪追自期合舉蓋與身誰料還
題薤曲為腸斷典刑難再見松山斷隴草離離

宣城徐居正

乾坤鍾秀氣星嶽降英靈一代孚公論五朝秉國
衡品廊重入相隣閣四圖形勲業真如此煌煌有

汗青

光陵疑上聖大運屬中興漢主思元亮唐宗倚魏
綴乾坤扶頓整日月佐明昇廿六功臣字前編見
未會

聖主風雲會元臣桂石材胡然亡一鑒遠尔落三
台金匱緇蠶畢玉樓記已催山河應帶礪終始極
榮哀

少年叨兩榜十載共金鑿久下陳蕃榻頻彈貢禹
冠敢忘傳鉢語長抱絕絃嘆隨盡情鍾泪空梁月
色寒

陽川許琮

優游人世了前緣鸞鶴相將返九天詩售幾金傳

海國功垂萬古鎮燕然光風霽月終無迹流水高山已絕絃落日西園無限意忍看喬木著秋烟
嵬然幾歲壓清班此日夜冠盡慘顏經濟邦家歸掌上栽培桃李滿人間功名似入槐安國秀氣終還華嶽山元凱今為六君子風流想見泪潸潸

昌寧曹錫文

光嶽千年稟性靈鯁岑鍾秀應時生曾中粲粲羅星斗腹裏堂堂幾甲兵黃閣調羹勤燮理雲臺畫像煥丹青人間五福應無儷况復兒孫有典刑

延城李石亭

維嶽生賢甫及申天教治世命斯人勲高帶礪三朝老道人經綸廿載春不為聖明遺碩輔空將怨

恨問蒼旻欲知德業垂無盡看取昭昭史筆新

西河任元濬

天意由來眷聖明
薦生豪傑佐隆平
文章快覩為時用
德望端宜秉國成
位冠百寮承寵澤
功高一代擅榮名
忽騎箕尾還霄漢
多少都人泪若傾

夏山成任

堂堂俊傑應昌期
勲業從來出等夷
帆舉東溟通國信
旗翻朔野振天威
累朝寵眷蒙三接
前席籌謨擅一時
梁棟忽傾人事改
蒼生失望士林悲

陽城李承召

天生真主濟時紛
必賚元臣贊大勲
身作虹梁支大厦
手傾銀漢洗妖氛
格天功德追伊傅
華國文

章擬典墳四書凌烟俱第一煌煌偉烈照無垠
臣主相逢大有為國安盤石世雍熙山河漢業歸
三傑禮樂虞朝在一夔出入宣勞兼將相安危定
策作著龜扶持正學明王教盛德高風百世師
海嶽崇深氣渾雄宇籠宇宙入寬胸八柱擎天高
紫極六龍扶日上蒼穹北學中原聞大道東遊外
國見殊風三朝將相經綸業大地清寧叙九功
黑頭當日入崑廊憂國年來兩鬢霜袞袞公侯知
積善堂堂門闕永流芳星宿忽報三台拚宸極還
悲一鑒亡祖帳遙連數十里傾都車馬擁如墻

我 先祖文忠公保闕齋先生文集四冊當成
化丁未

成廟特命登梓廣其傳焉徐四佳洪益城佔畢齋
任西河金子固為之序叙當時

聖祖眷遇之隆諸賢發顯之盛為如何哉第緣百
五十有八載之間屢經兵燹文籍放逸未有存
者不肖孫夙自知挾筭求諸貯書家僅得其半
而猶恨未全幸以餘慶忝守是邑邑是文士冀
北諮訪於延接之際果獲完帙今復錄之以圖
不朽者豈特資飾 先祖之咳唾實為贊揚

成廟之遺旨也遂鳩財賃工卒克成就焉嗚呼吾
先祖德業文章鐘鼎國乘稷家牒固非不肖

孫所敢容贅者而至若操心謹身勤學居家居
官教女六條家訓昭載於文稿之中則其垂戒
後裔使之謹飭之意至矣盡矣如吾不肖緦未
體行於身敢不勉勗於心乎噫平生所願得者
得於是刊於是亦豈數也耶故茲不揆僭竊略
叙顛末如右

崇禎甲申端陽下澣七代孫通訓大夫行榮川郡
守申沅拜拜監校

補遺

題 巖軒書帖後

先君生長全羅道南原之壺村總角學書於寶蓮
法主法主喜書畫頗能之士族子弟之居村者多
往師之法主知先君之資質異常愛而重之夜引
則手引先君之指畫其腹上習為字遂以所得晉
帖及雪菴大字付先君曰操管須直母側常令筆
鋒當畫之中然後字畫圓正先君年十三赴鄉校
適監司入府試諸生經義先君為第一及唱名監
司見年甚幼疑借述召至前命題呼韻走筆為詩
先君援筆即成詞意崢嶸筆勢從橫傍若無人監
司與左右大驚多與紙墨賞之將饋諸生酒乃令

隨量各持飲。罌而入。諸生持小者。持盞大者。持碗入。而齒坐。先君居末。獨持大鉢。監司意多。得酒欲以遺人。又召至前。飲之。先君一吸。盡鉢。監司曰。能再乎。曰。安敢辭。又與一鉢。亦一吸。而盡。畧無酒容。益大異之。自是業日進。遂一舉登第。乃以文筆立朝。為世所宗。然每自謙。抑不敢以書法示人。故世罕得其真蹟。家亦無所畜。先君與魚先生先君提學公有密契。故兩家子孫世與之交。不墮。魚先生今以我先君手跡見還。叔舟得之喜。即為糝糊帖。魚先生題封手簡于初面畧記首尾。于後以付溥。付必於溥。以溥筆格似有所就。其繼先業也。倘或有望焉。耳。魚先生諱孝瞻。初諱孝忠。提學諱夔。甲

有節行 世宗大王新設集賢殿與我先君俱選
入顧遇方隆時我先祖猶居閑于南原提學老親
在嶺南每約棄官歸養提學一朝先請解任就養
嶺南我先祖俄徵拜大諫先君得日侍左右嘗寄
書提學云人生得意無南北時人傳誦

書帖首題蘭亭次題西銘末題歸去來辭乃家
樂壬寅為魚孝忠書者也

魚之題封手簡曰先生書法豪邁絕倫真草
行三體俱全雖高門未為若此帖之明備者
也况他人十襲豈若子孫之珍藏也哉故今
謹封還

保閑齋集補遺終

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無備之難自
古紀之矣若我東保閣申文忠公將相勲業出
入勳勞不啻班于姚宋則其於元劉之藝宜若有
所掩而不彰亦似有所重而不專而公越從科
場早踐館閣屠龍倚馬之譽號為八文士之冠暨
遭遇

光陵繼河東秉文衡則同時英俊莫之或先到今
百餘年采文苑之傳與麟閣之贊俱緝不朽吁盛
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公以全材邃學葺為辭令
歌頌以之斧藻太平不期文而自文豈比騷人韻
士不平而鳴徒騁奇術巧夸俗高為耀者哉公
啓慶詒後軒駟圭璋之襲甲于本朝迄今未艾七

代孫渢方守榮川郡復以全稿入梓其傳當益無窮不佞先祖於公宗曾嘗有文獻通家之契故樂聞斯後而為之附說其後以副使君之請若其評贊揚抗之辭則前人之述備矣茲不復贅乙酉孟秋資憲大夫行義興衛護軍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德水後人李植謹跋

丁亥年冬在竹溪亭

寸草于龜城



卷之二

卷之二

五